

风/物/记

## 春蕨如诗



勾琴兰

蕨菜，古时又叫蕨薇、蕨萁、龙爪菜、如意菜，我们这里则称它为蕨苔。当春雷滚滚，万物复苏的时候，蕨苔便随着和煦的春风，在山坡、在灌木丛、在田埂边，舒展着它那娇嫩的绿叶，犹如一支支刚刚破土而出的绿色笔杆，书写着春天的诗行。

在儿时的记忆里，蕨苔似乎就是春天的一个符号。每当春风拂面，山野泛绿的时候，我和母亲便挎起小竹篮，雀跃着来到村后的山坡上采蕨苔。蕨苔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喜欢生长在向阳的山坡、林缘及疏林下。它的生命力极强，茎叶被割后，仍能顽强地生长。它的根状茎富含淀粉，可供食用或酿酒，也可制成淀粉，即蕨粉，又名山粉。蕨苔的嫩叶及未展开的嫩叶卷头，均可食用，营养丰富，有“山菜之王”的美誉。

阳春三月，蕨苔破土而出，其茎嫩叶肥，紫红色的茎秆上，长着一片片锯齿状的绿叶，顶端卷曲未展的幼叶，则蜷缩着像一个棒状的小拳头，毛茸茸的，煞是可爱。我们捋下嫩茎，掐下拳状的幼叶，放入篮中。蕨苔的采摘期很短，稍一疏忽，它的茎秆就会木质化，变得硬邦邦的，不能食用。所以，蕨苔的采摘，一定要赶早。宋代诗人苏辙有诗云：“蕨菜已作小儿拳。”说的便是这个时候的蕨苔。

蕨苔的吃法很多，可炒食，可凉拌，也可做成干菜。我们家乡最常见的吃法是凉拌。母亲常常将采回的鲜嫩蕨苔洗净后，放入沸水中煮上几分钟，待其茎秆由硬变软，颜色由紫变绿后，捞出沥干水分，再切成小段，放入盘中，浇上酱油、麻油、辣椒油等佐料，一盘色香味俱佳的凉拌蕨苔便可上桌了。夹一筷放入口中，细细咀嚼，那种特有的清香和爽滑，直沁心脾。如果采摘的蕨苔较多，一时吃不完，还可以将其晒干，做成干菜，以备日后食用。晒干的蕨苔，其味道与新鲜的相差无几，只是吃之前，要用水泡发。泡发后的蕨苔，可单独成菜，也可与其他蔬菜同炒。最常见的做法，是与腊肉同炒。腊肉的咸香与蕨苔的清香混合在一起，相得益彰，十分可口。

蕨苔不仅是一道美味的山珍，而且还具有较

高的药用价值。《本草纲目》载：蕨苔性味甘平，入药有解毒、清热、润肠、降气、化痰等功效。如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餐桌上的菜肴也越来越丰富，蕨苔已不再是人们餐桌上的主角。但是，每当春天来临，蕨苔满山的时候，我只要一回乡仍会和母亲一起挎起小竹篮，去山坡上采上一篮鲜嫩的蕨苔。不为吃，只为那一份对春天的喜爱和对故乡的眷恋。每当我远离故乡，在外地看到卖蕨苔的摊贩，我也会忍不住买上一把，不为吃，只为那一份对故乡的思念和回忆。

最近正是采蕨苔的最佳时节，然而我却没有时间回家陪母亲采蕨苔。不过母亲并没有闲着，每次给母亲打电话时，她不是在山上采蕨，就是去采蕨的路上。每天早上天蒙蒙亮就出发，采光一座山，就走下一座山，当春光再次照亮采过的山时，土地上又探出许多蕨苔调皮的小脑袋。母亲用自己并不太灵活的脚步和已然衰老的眼睛去丈量家乡的每一寸土地，每一寸春光，和蕨苔对大地的深情。我担心她太辛苦，极力劝阻她不要采了，她却对采蕨有着极大的兴致。她每天晚上和我视频时，像个小孩儿一般讲述她当天走了多少地方，采到多少蕨苔，做了多少蕨菜干，自己留了一些，给我晒了一些，还说她卖蕨苔又挣了多少钱。原来是因为蕨苔受到很多人的喜爱，人们为了将山里的味道推送到城里，有人在农村设了点收购现采的蕨苔。农村的老人大多儿女不在身边，孤寂的生活中不断重复相同的劳动。他们需要新鲜的事情来冲淡他们不断衰老下去的光阴，所以老太太们便选择采蕨这种不用太费力，但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一点点报酬的活儿。不为挣太多，只要能稍微补贴家用，对她们来说就是一种价值感的体现，所以他们对采蕨苔有一种很大的兴趣和满足感。想到这里，我便不阻拦了，只要母亲愿意，让她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吧！

蕨苔，这春天的使者，以其独特的魅力，将春天的气息和故乡的味道，传递给远方的游子。

(作者单位：重庆谢家湾小学)

心/香/一/瓣

## 忆妈妈



谭小华

当我逐渐从悲伤的情绪中缓过神来，妈妈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一个月了。妈妈向来身体健康，精神矍铄，妈妈的离世，让我悲痛欲绝。

我的妈妈是一名乡村小学教师。上世纪80年代末，扎根山区教育38年的妈妈，从神圣的讲台退了下来。多年辛劳的教书生涯，从未让勤劳的妈妈抱怨过生活的艰难。加入教师退休协会后，经常为老师们做事服务。妈妈生活也很有规律，每天早上坚持打门球，还经常组队到外地去参赛，晚上也没闲着，开展跳舞或散步等适量运动。正是妈妈这些好的生活习惯，成为她健康长寿最根本的保证。

楠木小学是妈妈一生中最抹不去的记忆，妈妈非常留恋那个地方。她在那里教书的时间长达20年，与山里的孩子和学生家长结下了深厚的感情，我也在那所鹰也飞不过的大山里的小学学习成长。2022年教师节，我带着妈妈回到了阔别39

年的楠木小学（现改为东木坪小学），也算实现了妈妈多年来一直想回去看一看的愿望。学校基本保持原来的模样，而我们那间简陋的木屋早已被拆除，教学楼、教师宿舍已改造装修一新。当年我和父亲住的寝室也变成了校警办公室。变化最大的是校园旁边耗资近百万元修建的“东木坪水厂”，彻底解决了全体师生的吃水难问题。看到校园内的教学楼、宿舍和熟悉的球场，妈妈很感慨，勾起了我和妈妈许多美好而又苦涩的回忆。

去年春节，我带上91岁高龄的妈妈自驾到长沙市旅游。在橘子洲，当看到青年毛泽东巨型艺术雕像时，可把妈妈高兴坏了。当我背诵起“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时，妈妈也跟着大声背诵起来。妈妈前一天坐车十几个小时，行程700多公里都没有打一次瞌睡，叫一声累。妈妈还饱含深情地对我说：“景区好漂亮，没想到我这么大岁数了，你们还把我带出来看毛主席的雕像，看祖国的山山水水，真是享福啊！”

此时此刻，愿天堂也有一轮明月，愿妈妈在天堂一切安好！

(作者单位：石柱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诗/绪/纷/飞

## 江心比心



李光辉

阳春，江水还未上涨  
那道丁字坝  
依然横亘在江滩  
从丁字坝上  
可以直达江心

沿着丁字坝  
我们迤迤而行  
一会儿款款向前  
一会儿顾盼回首  
就像并肩行走在  
春天的T型台上

走到T型台的尽头

似乎便是江心了  
我们该留下  
一张什么样的照片呢  
于是我们伸出手来  
比画了一个心形

暖阳，照耀着龙凤寺的外墙  
过往的船只  
平静地驶过江面  
偶尔会拉响几声汽笛  
我们站在水天之间  
已不惧任何风浪

(作者单位：涪陵区社科联)

乡/村/故/事

## 花田协奏曲



张春燕

欢快热烈的春之声乐曲在耳畔回响，满目金黄的油菜花在风中摇曳。不远处的浦里河在叮叮咚咚吟唱，空中穿梭的鸟儿，花中流连的蜜蜂，舞狮队的鼓乐声，川剧表演的唱念与伴奏，花田T台秀节奏明快的背景音乐，还有游人在花丛中啧啧的赞叹声与镜头前的欢笑声，组成了这个春天万州弹子镇那片花田里激情荡漾、欢快和美的协奏曲。

这片盛大的油菜花田，就在弹子镇政府旁边。每年春天，在属于它们最荣耀的日子到来的时候，油菜花张开它们艳丽的笑容，伸出它们热情的双臂，吸引来四面八方的爱花、赏花人。蜜蜂们在花田里奏响迎宾曲，那带着甜味儿的花香，则是花儿们端出的玉液琼浆，让每一个走进弹子的人，都能感受到这片土地的丰盈与热情。

那天，被油菜花的美好容颜与甜甜香味吸引的我，独自走进了油菜花田。我跟每一朵花打招呼，凑近它们细赏细嗅；与在身边歌唱的每一只蜜蜂互致问候，拿着手机追逐它们在花丛中奔忙的身影。我还举起自拍杆，邀请花儿和蜜蜂一起来合影。

一路拍，一路行，花田快走完了的时候，一个红色的身影走进我的镜头。这是一位看上去很精神的大妈，穿着红色的花上衣，绿色的花裤子，眉眼舒展，笑意盈盈。她笑起来的时候，脸上的皱纹层层向外荡开，如在风中舞蹈的油菜花枝。

她是弹子镇弹子坝社区居民，66岁的王大妈。以春天里各种欢快热情的声音为背景，王大妈向我聊起弹子，聊起她们的生活。王大妈有三个孩子，大儿种植青脆李，这李子品种好，口感好，脆甜脆甜的，每到收获季，都会有外地大卡车上门来收购，光这项收入，每年就在3万块钱左右。二儿子在镇上卖烤鱼，弹子的水好，鱼特别鲜美，好多人从城里跑老远来这边吃鱼，收入也还可以。女儿嫁到离家不远的黄龙村，那边主要种植玫瑰香橙，是弹子三大支柱产业之一（另外两个是青脆李和花椒）。每年的三、四月份，漫山漫坡金黄色的橙子，香气四溢。她女儿家开了个农家乐，除了卖橙子的收入，还有为游客提供食宿的收入。

王大妈的老公在花椒基地务工，每个月有2000多块钱的收入。而她自己呢，就在家门口种点花，种点菜，养点儿鸡鸭兔。她说：“我从小就爱干净，爱美，虽然生活在农村，只要有点儿时间，我也要把屋头和院子收拾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这几年，我们弹子坝社区搞场镇管理，美化环境，我是特别支持的。我们家每次都被评为环境卫生户，得到过社区的花种、鲜花、洗衣粉、肥皂等奖励。”说到这里，王大妈满脸的骄傲自豪。

天空澄明，阳光灿烂，花儿娇艳，王大妈的笑颜，也跟这天空、这环境一般，清爽干净。王大妈说：“我们弹子不光是油菜花，我们的玫瑰香橙，我们的李子，我们的花椒树，我们的油茶树，还有好多好多的树，都会开花。我们弹子，就是一个大花田。”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